



華中師範大學

# 本科生课程讨论 总结报告

讨论课题：《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之比较

课程名称：《亚非文学专题研究》

组 别：第三组

组 长：陈晓康

组 员：陈晓康、安佳、刘星野、祝修文、邵忠鑫、贺宇堃、陈祎迪、张  
宜仪、刘一帆

助 教：李迎亚

约公元 11 世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日本产生了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更在日本开启了“物哀”的时代。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紫式部的小说《源氏物语》以其丰富的内涵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日本平安时代流动的生活画卷，它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也使紫式部享誉世界文坛，一九六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她选定为“世界五大伟人”之一。而在此将近 700 多年后，18 世纪的中国清王朝同样诞生了一部震古烁今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它就是《红楼梦》，此书尚未定稿时就被人们争相传抄，誉为“奇书”，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之说。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最高峰。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在 20 世纪，学术界更是产生了以该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红学”。同样，《红楼梦》在世界上也有广泛的影响，已被翻译成英、日、德、法、俄、意、荷、匈、罗、朝鲜、越南、泰国等多国文字，并产生了一大批研究《红楼梦》的海外知名学者。他们对《红楼梦》的评价都很高，如法国《通用百科全书》称赞“《红楼梦》是 18 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世界文坛上的一座丰碑”；德国的艾瓦·米勒说“《红楼梦》是世界文学的财富，它的出现给世界文学增加了荣誉，它使世界文学创作者都受益匪浅。”

同样作为古典小说的高峰之作，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诞生于日本的《源氏物语》同诞生于中国的《红楼梦》之间在很多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源氏物语》同《红楼梦》之间究竟有哪些异同呢？这些异同具体又是如何体现出的呢？关于这两者的研究在当下的学术界研究很多，在中国知网中输入“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便可以轻易查找到 476 条结果，而在这 476 条结果中我们发现最早的研

究是在 1979 年，并且从 1979 年至今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不断增多的趋势，而在 11 年至 13 年期间关注更是明显，所发表的相关论文达到 172 篇之多。在这 476 条结果之中，我们发现在对《源氏物语》同《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中，各种角度纷繁复杂，宏观上有针对人物形象、叙事方式、社会或伦理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微观上也有针对某个人物或是某种文化元素如白居易的诗歌加以研究。

## 一、小组成员观点

### （一） 陈晓康

####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作者生平及其创作背景之比较

##### 1、作者生平

##### 1、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全面的文化修养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他的生卒年没有确切记载，根据他朋友的诗文推算，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 1715 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 1763 年）。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曾官至从三品两浙都转运盐司运使，曾祖曹玺也因军功升职，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开始曹家定居江南的时代。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公元 1684 年）曹玺病逝后，他的儿子曹寅先后出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后升为正三品职。从曹玺起祖孙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曹家成为江南焰势熏天的“百年望族”，可谓盛极一时。

曹家是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也是书香之族。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是著名的诗人、学者，今存他的作品有《楝亭集》。曹寅还是位精通音律的戏剧家，他喜欢戏剧，进行戏剧创作，现今知道他所作的剧本有传

奇《续琵琶》，《虎口余生》，杂剧《北红拂记》、《太平乐记》等作品。曹寅是位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孙子曹雪芹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应该受到了祖父影响“曹雪芹诞生时，曹寅已经去世，不能亲授，但家中遗风尚存，在他童年时代耳濡目染，自然会接受这个充满浓厚文学艺术气氛家庭的熏陶。

转眼再看《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她本姓藤原，原名不详。因为她的父亲藤原为时曾先后任过式部垂和式部大垂官职，所以她取名为藤式部。官衔为名是当时宫中女官的一种时尚，以示其身份。后来因为《源氏物语》中的女主人公紫姬为世人传颂，又称为紫式部。女作家生卒年月没有史料记载，大约生于公元978年，卒于公元1015年。紫式部出身中层贵族，是书香门第的才女。曾祖父藤原兼辅曾任中纳言是《后撰和歌集》主要歌人之一。她的父亲藤原为时在花山朝曾一时受到重用，任式部垂，并常蒙宣旨入宫参加亲王主持的诗会。紫式部自幼聪颖她的哥哥惟规随父亲学习汉籍，她旁听却比其兄先领会，她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博览其父收藏的汉籍，特别是白居易的诗文，很有汉文素养，对佛学和音乐、美术、服饰也多有研究，学艺造诣颇深，青春年华已显露其才学的端倪。

## 2、丰富的生活经历

曹雪芹和紫式部都经历了生活的巨大变故，从而更加深刻认识了社会和人生，体味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促使他们发奋著书来抒发自己的痛苦和苦闷。曹家在康熙一朝，深受玄烨的恩宠，赫赫扬扬。曹寅因江南四次接驾亏欠大量银两，康熙知道是为自己所花，也不认真追缴。曹顺继任江宁织造7年后，康熙病逝，雍正上台。曹家失去了康熙这个保护伞，处境就大不如前。先是至亲苏州织造李煦被革职抄家流放。继之，曹家于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公元1727年）被抄

家封产，曹家人被押送回北京。曹家被抄时，曹雪芹是十二三岁，对原先的豪华生活应该有了记忆。曹家被抄之后，曹雪芹随家人北上，生活陷入窘迫之中。经历了如此巨大变迁的曹雪芹，对社会人情有了深刻、清醒的体验与认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残酷，生活中的跌宕起伏，极大地震撼了曹雪芹的灵魂，沦入社会底层，又使他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他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作品的人生基础。

而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才女紫式部一生也是不幸的。在紫式部少女时代，任筑前守的藤原宣孝曾向她求婚，可宣孝比紫式部大二十六岁，按岁数足以当她父亲，而且宣孝已经有妻妾多人，他的长子年龄和紫式部差不多，式部没有答应宣孝。此时她的父亲调任越前守，于是她随父亲离开京城，远走越前(今新泻县)地方，这时家道也开始中落。不料，长德三年（公元997年）宣孝赶赴越前再次向紫式部表示情爱，甚至在恋文上涂上了红色，以示“此乃吾思汝之泪色”。这打动了式部的芳心，第二年她离开了父亲，独身回京，嫁给了宣孝，婚后生育了一女贤子。结婚未满三年，丈夫因感染流行疫病而逝世，从此芳年守寡。宽弘二或三年(公元1005年——1006年)紫式部被召入宫作中宫彰子的侍讲，有机会显示她的才华，博得赏识，获得很优厚的礼遇，因而她受到中宫女官们的妒忌。紫式部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先是经历了不幸的婚姻，不得不背负丈夫逝去所带来的悲凉与哀伤，后出仕宫廷，作中宫彰子的侍讲，处在后宫这样一个纯粹的女性世界之中，目睹了许多女性的不幸命运，更使她对女性的痛苦和无奈有切身的体会。丰富的生活经历让她厚积了第一手资料，为她的创作《源氏物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曹雪芹和紫式部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全面的文化修养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可能，同时也直接提升了他们所创作文学的风格水平，决定了《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典雅大方的创作风格，而非成为一般的通俗小说。此外，他们都了解上层贵族生活，都对贵族阶段的骄奢淫逸和内部倾轧看得极分明。他们都经历了人生变故，都对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都产生了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思想，而他们又都把这种人生体验通过文学作品表现了出来。

但同时，结合两个作者我们发现他们之间有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性别，而这也对他们的创作风格以及人物刻画有了很大的影响，紫式部作为女性，文笔更为清丽细腻，而曹雪芹则显得更为大气。同时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中紫式部将注意力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和描写，而曹雪芹虽然也很注重女性形象的描写，但在描写之中更倾向于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刻画以及对女性的影响，同时在对男性形象的刻画中同样入木三分。

## 2、创作背景

曹雪芹和紫式部分别生活在中国清朝前、中期和日本的平安时期，这两个时代有个共同点就是表面上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实际上社会矛盾重重，处在由盛盛世转为末世的转折时期。在这样的末世中，中国有要求个性解放的文学潮流，日本兴起女性文学。

《红楼梦》的作者生活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即18世纪的上半期，这一时期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有如下几个表现：首先是土地的集中，造成了阶级的分化。在封建社会里，土地

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集中引起了中小地主的破落和农民的破产，使阶级分化加快，并造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是农业中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的都市有了花市和种植花卉的村庄，以供城内需要。再次是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出卖劳动为生的雇工。康熙四十七年仅江宁织造府就有 370 名匠人。乾隆《元和县志》中有“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互曰唤我。”记录了按日计酬的雇佣劳动。最后是商业活动和商业资本的发达，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流通活动，商业活动遍及全国。政治上，清朝皇帝实施高度的封建专制统治。自康熙朝起，迅速强化皇权是非常明显的。如乾隆皇帝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为了消除汉文人的反清意识，清朝还大兴文字狱。阶级矛盾尖锐，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冲击着封建社会的基础，加上皇室内部斗争激烈，宫廷内外奢侈腐化，所有的一切预示着封建社会全面、彻底的没落和总崩溃的到来。

紫式部生活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平安时代是指 8 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到平安京到 12 世纪末这四百年间，是日本贵族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历史经历了重要的变革，特别是九世纪后半期到 10 世纪这一时期。政治上从古代律令制国家转向摄关体制国家。当时，平安京的上层贵族恣意享乐，歌舞升平之中，权势者们的明争暗夺也愈演愈烈。藤原利用累代是皇室外戚，实施摄关政治，由其一族垄断了所有的高官显职，扩大了自己的庄园，而且同族之间又展开权力之争。整个贵族社会危机四伏，已经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

## （二）邵忠鑫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在情节上都是写一位贵族男子绝爱女性并且也深受众多女子喜爱，但不同的是《源氏物语》中的源氏公子动辄与女子发生性关系，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则与众女子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亲密。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一是两国文化观念不同，日本虽然也属于华夏文化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其封建思想的程度毕竟不如中国本土，在思想观念上比中国开放些；二是成书年代不同，《源氏物语》成书于十一世纪，《红楼梦》成书于十八世纪，晚了七百余年，越到后来道德越深化，道德观念越来越敏感。

### （三） 安佳

#### 《源氏物语》中紫姬和《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比较分析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可谓分别是中日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阅读作品我们会发现，它们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竟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

紫姬是作者精心刻画出来的理想妇女的典型。她被比作日本群芳之冠的樱花可谓国色天姿，艳丽妩媚。她自幼学习各种技艺，琴棋书画，样样擅长，具备了上品女子深厚的文化素养。她不仅在才貌上令人愉悦倾倒，而且在性格上也兼有封建礼法、男性贵族所要求的全部“美德”：贤淑温良、稳重端庄、坚贞自守、顺从忍让。再加上她出身皇室，血统高贵，因而使她成为声威显赫的人贵族源氏所宠爱的正夫人。按理说，紫姬是幸福的。其实不然！源氏一生结识了无数女人，用情不专，经常背着紫姬来往于新欢旧好之间，偷香窃玉，为所欲为。而紫姬作为源氏的正妻，则必须按照当时封建道德的要求，无条件容忍丈夫的淫荡悠肆，绝对保持对丈夫的贞操和忠诚。紫姬越是顺从于源氏，源氏就越加肆无忌惮。每



逢源氏外宿，紫姬总是难以成眠，而当源氏归来时，紫姬又忙将被眼泪湿透，衣袖藏起，装出毫无怨恨的模样。身为一个女人，虽然热爱着丈夫，但因封建礼教的规范，不得不克制自己，摒除嫉妒心理，而对丈夫的放荡不羁而始终保持宽容的态度，这本来就够痛苦的了，而明明承受着痛苦的骚扰，却还要掩饰和压抑情感的自然流露，时时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这就更为可哀了。紫姬的一生，即便在获得短暂“幸福”之时，也总是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影，被排挤、被冷落的命运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她。“寂寞伤心人不知，泪湿衣袖无干日”，这正是紫姬生活的真实写照。紫姬曾多次向源氏请求出家，以求解脱，足见她已“看破红尘”，心灰意冷。最后，紫姬终因忧思过度，身心交瘁，正值风华正茂的盛年，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林黛玉可以说是《红楼梦》“女性王国”里的中心人物，是作者曹雪芹用血和泪塑造出的艺术典型。她婀娜多姿，楚楚可人，天资聪颖，天赋极高。可惜她出生在已经衰败的“钟鼎书香之家”，父母亡故后只得投奔贾府，来到她所陌生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样的命运貌似看起来还算不错，而且外祖母贾母也是对她“万般怜爱，视如掌上明珠”。“王夫人和凤姐为了讨贾母的喜悦，也对她格外照顾。在大观园里，她和宝玉一起读书，一起游玩，相近的兴趣爱好使他们有了多多的共同语言，相通的思想性格则使他们渐渐引为知己。随着年龄的增大，她和宝玉的友情终于发展成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她执着地追求，多么希望这爱情的理想能够变成婚姻的现实。然而在那“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婚姻的缔结是不需要爱情做基础的。“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作为封建家族最高统治者的贾母，在选择孙媳妇的时候，是绝不可能不受

其阶级利益和封建正统观念支配的。她原先对于黛玉的溺爱只是出于对爱女贾敏的怀念。如今，贾母发现了黛玉和宝玉之间有着她所深恶痛绝的“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爱情关系，便骤然改变了对黛玉的态度。特别是当她听说黛玉因为得知宝玉要同宝钗结婚而昏厥时，她竟毫不掩饰地说：林丫头的“这心病〔即与宝玉相恋〕是断断有不得的！……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贾母的这此话便说明了她对黛玉的溺爱之情已经完结。托足贾府的生活本来就处处唤起黛玉寄人篱下的痛苦，遭到贾母嫌隙之后，她更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于是，孤独、寂寞、悲哀的思绪紧紧伴随着她，使她沿着“荆天棘地”的爱情之路无可奈何地走进了“薄命司”。

通过以上两个人物的生后经历以及特点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她们都是容貌美丽，自小学习各种传统女性应该掌握的技艺，琴棋书画等全都精通，并且她们都温柔贤良，都是封建社会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但是她们却有着一样的不幸的悲剧命运，都是同样的不能安稳的和心爱的人在一起，都是那个社会典型的弱者，都改变不了忧思过度，早早的断送了卿卿性命，实在可惜，让人心生悲悯。

#### （四）贺宇堃

####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女性形象比较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分别被誉为日本和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细读这两部巨著，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然而，限于篇幅，在此不打算对他们作全面的分析，只想就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一番粗略的比较，从中

探寻出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来。

《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形象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共同特点：一是不管她们的出身教养如何，都有貌有才，十分可爱；二是虽然她们的经历性格有别，但都朝啼夜怨，春感秋悲，命运遭遇一律非常不幸。《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根据有关史料的证明，两部巨著的作者曹雪芹和紫式部并没有直接、明显的师承影响关系，可他们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认为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相通的伦理道德传统，使中日两国妇女具有共同的悲剧命运。《源氏物语》产生于11世纪初期，《红楼梦》产生于18世纪中叶，虽然代者相隔了七百多年，但都同属封建社会趋于没落的时代。当时，中日两国统治阶层不仅淫靡成风，盛行着一夫多妻制度，为上层贵族男子玩弄女性提供了特殊的权力，而且当时的所谓男婚女嫁也往往不是男女幽情的升华、爱情的结合，而是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包含着明显的政治因素。再加上中日两国都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伦理道德传统。东方的伦理道德传统要求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绝对服从男性社会的摆布。凡此种种，便注定了封建时代中日两国妇女的命运必然是可悲的。这也就为曹雪芹和紫式部塑造悲剧性妇女形象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第二，相似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使曹、紫二位作家也产生了相似的比较进步的妇女观。他们都十分关心、尊重女性。曹雪芹就曾经称赞过女性们在“行止见识”上远远高出于“堂堂须眉”，并借贾宝玉之口多次说“天下灵秀之气独钟于女子”。紫式部本身作为一个女作家，她对妇女的优美情愫和不幸遭遇更有深切的认识和感受。加之他们又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具有相似的文学创作观

点。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能够以满腔的同情如实地写出女性们的可爱和可悲。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女性们的悲惨遭遇，而且也注意刻画了女性们的反抗斗争。比如林黛玉那遭人非议的“多疑”、“刻薄”、“孤高自许”、“弄小性儿”的性格，正是她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之下，为自由爱情和自由婚姻而拼搏、奋争的表现。司棋在戒备森严的大观园里与潘又安约会，互赠信物，私订终身。他们的秘密暴露后，面对士子的迫害，她没有愧恨、抱怨、乞怜、告饶。一头撞在墙上，以死作了最后的抗争。“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晴雯，在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中横遭迫害，怒不可遏，竟当着凤姐的面大骂王善保家的，矛头直指王夫人。遭到摧残时，她更挣扎着“到底没有露一日软走护，表现出了至死不屈的可贵精神。还有那而对贾府大老爷贾赦的迫婚誓死不嫁的鸳鸯，动手和赵姨娘对打起来的“十二戏子”等等，她们的斗争反抗也都显得那样的刚强，甚至给人以壮烈的感觉。

而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却很少表现妇女们的反抗斗争。那些身心都受到男子玷污，欺凌的妇女们，往往并不感到属辱、愤慨，而是俯首贴耳、麻木顺从。她们虽然也有怨恨、悲愁，但却并非为自己烟花女子般的卑劣地位，而是为了跟别的女人斗艳争宠，以讨男子的喜欢。比如，藤壶皇妃被源氏乱伦奸污后，担心的只是他们的关系被泄露，即使在惶惶不可终日时，她也心甘情愿满足源氏的非分之求。空蝉这个有夫之妇，虽然对源氏强行占有自己感到恼怒，但当源氏还她内衣时，她却发出“蝉翼单衣今见弃，寒冬重抚哭声哀”的叹息。末摘花遭了源氏的玩弄弃遗，却仍痴心等待，在悲凉孤寂中捱过了青春。六条妃子看到源氏冷淡了自己，便误以为别的女人夺去了她的幸福而对无辜的姐妹们滥施报复……在紫式部的笔下，这些女子们面对种种不幸，要么用“前世罪孽造成今生痛

苦”的宿命论来麻痹自己，逆来顺受，要么就逃避现实，到“佛门净土”中去，把出家遁世作为摆脱苦难的归宿。因此，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比较柔弱无奈的性格特点。

#### （五）刘一帆

##### 对《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弃妇形象比较的梳理

自从丰译本出版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源氏物语》的研究开始在国内兴起，这其中尤以《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为盛，其论文、论著的出版发行量占比较文学的首位，中国源学界还习惯上把《源氏物语》称之为“日本的《红楼梦》”。可见两部作品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可比之处，其中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比较研究数量较多，女性形象比较也有很多的篇幅，本文拟从前人的关于两部作品女性形象比较研究中梳理出关于“弃妇”这一形象的内容，将他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总结，以便更好地领悟两部鸿篇巨制的魅力。

古希腊戏剧中的美狄亚曾说：“女人总是什么都害怕，走上战场，看见刀兵，总是心惊胆战；可是感情遭到背叛时，就没有别的心比她更毒辣的了。”这就是对《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弃妇这一类女性的真实写照。

葵姬是光源氏的“结发妻子”，也是光源氏身边最早成为弃妇的女性。她16岁时嫁于12岁的光源氏，这段婚姻是双方父母做主成亲的，所以对源氏来说，少了追求过程中的快乐。葵姬虽然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但他却没有好好用心去爱过她。而葵姬还要代他受过，无辜的遭受着六条妃子的嫉恨，最终被六条妃子活活的折磨致死。

葵姬的婚姻模式同《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如出一辙，他与贾宝玉的结合一直

是贾母等家长所推崇和喜欢的。薛宝钗家境优渥，而且容貌姣好，举止娴静，恪守封建妇德，而且城府颇深，很能笼络人心，深得贾府上下的夸赞。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封建时代的“完美女性”，也没能逃脱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的命运，贾宝玉婚后不久就遁入空门，这给了薛宝钗致命的打击，她一身只能独守空闺，抱恨终生，步入弃妇之列。

有人评价《源氏物语》中，六条妃子无疑是既悲哀又恐怖的一个。她的悲哀在于误把源氏的“逢场作戏”当成爱情，便以“飞蛾扑火”一般的去投入，但换来的却是“始乱终弃”的结果。恐怖的是，当她的爱情遭遇寒流的时候，变由爱转为怨恨。可奇怪的是，她的怨恨不指向源氏，而是其他的跟源氏有感情瓜葛的无辜女性们。通过“生魂附体”，咒死天真单纯的夕颜，害死了源氏的“结发妻子”葵姬，而死后葵姬的灵魂又附于“正夫人”紫姬身上，令其大病一场，终于两年后逝世。六条妃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聪慧敏感、矜持骄傲、心思细密、优秀出众，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被源氏抛弃。

与六条妃子的性格相似的在《红楼梦》中当数林黛玉。黛玉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自主观念，平日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敏感多疑、爱耍小性子，似乎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其实这是她在以自己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个性。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鹡鸰香串转赠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遂掷而不取。”这是圣上钦赐，那么黛玉口中的“臭男人”无疑就包括皇帝！黛玉对父权统治的最高权威的反叛和颠覆无异于弑君杀父，这些言论充分体现其反叛意识和自主观念。这样大放异彩的个性在那个时代显然行不通，虽然宝玉一直钟情于这位“林妹妹”，但在家族的压力和操纵之下，宝玉被迫抛弃了林黛玉，而黛玉也因此而丧命。此外《红楼梦》中还有一些同六条妃

子一样充满怨念的群体，那就是冤屈的灵魂，这种疯狂的冤屈灵魂和六条妃子的灵魂出窍类似，他们都是不能自己的玉石俱焚。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是中日古典作品的巅峰之作，分别代表了两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两部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描写更是精妙绝伦，《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自身所创作的人物也赋予他们自己内心的感知，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人物的波澜起伏。

#### （六）陈祎迪

##### 关于《源氏物语》中紫姬与《红楼梦》中薛宝钗的比较

紫姬和宝钗都是文学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完美女性形象，二人都有着高贵的出身，紫姬是藤壶女御的侄女，宝钗是皇商家的大小姐；二人都有出众的美貌，紫姬让夕雾无意中看到后就感到“难怪父亲不让自己看到这位继母”，宝钗让贾宝玉心目中“神仙似的妹妹”立刻有了危机感；紫姬和宝钗都有着端庄、贤淑温和的品格，都为当时的时代和世人所称颂并誉为女子之楷模，二人虽然都是完美的女性，但是都没有获得幸福，人生都是以悲剧结尾。接下来，本文就详细地比较一下紫姬和宝钗的相同点。

##### 1、出身

紫姬有着皇族血统，十岁时因无人庇护且容貌酷似源氏的情人藤壶，而被权

势显赫的源氏强行接人府中收养,按理想的模似进行教养，最终成为令人羡慕的源氏正夫人，宠爱无比，直至去逝。宝钗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商家庭后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而投靠贾府，最后嫁给贾宝玉，成为令人眼热的“贾二奶奶”。

## 2、容貌

紫姬被比作“樱花”，宝钗被比作“牡丹”，可见二者在千红万艳的女儿国中的美貌堪称花中之王。紫姬的美貌,小说有这样一段描绘：“紫夫人穿的大约是淡紫色的外衣、深色的礼服和淡胭脂色无襟服，头发异常浓密,柔顺地压在肩上，和身材大小恰好相称，但觉全身十分匀称美满。若要用花来比方，可说是春天的樱花，然而比樱花更加优美，这容颜实在是特殊的”。而对宝钗之美，作者也曾用工笔实写她那雍容大雅的风采：“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画而横翠。”女孩儿抽签饮酒,宝钗抽的签上画着一支牡丹，上题“艳冠群芳”四字,下刻“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唐诗，这正是以牡丹花来比宝钗的美丽形貌。

## 3、才华

紫姬自小聪慧过人，“无论何等困难的曲调,只要教过一遍,便自会弹。如此多



才多艺,伶俐可爱,完全符合源氏公子的希望。’,她的琴声之美妙“不亚于以此为正业的专家的大规模表演。” 她的诗才在贵族女性中当属一流。她的治家之才,仅从源氏流放须磨将府中万端事务都交由十四岁的紫姬这一点上,就足以看出她的管理才能。与紫姬相比,宝钗之才学更见全面卓越,幼年时富有文化教育的家庭环境和聪慧的心灵,造就了宝钗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广博的知识,上自国典朝章,下到雕虫小技,诗、书、棋、画、医药、理财等她无不精通,连以“杂事旁收”著称的贾宝玉也远非所及。

#### 四、贤德

在关系复杂的六条院中,“只有紫夫人为人异常谦恭,即使是和她全无关系之人,也都敬爱她。她的一举一动,无论何等些微,都受世人赞誉。应付各种场面,都很诚恳周到”,令六条院内上至源氏,中至源氏的妻妾,下至侍从,都无不赞叹她的贤德,宽容,称道她“无论何事,都办得十全其美,无可指摘,真是个世间难得的完人。” 回而宝钗,更可谓遵从妇道的典范,她贤孝才德具备。就德行而言,她平日罕言寡语,也不爱修饰打扮。她豁达随和,别人说她什么,她不太计较。平日曲体人情,深得下人之心。尤其善于揣摩家长的爱好和旨意。贾母要点戏,她就点贾母喜欢的戏。就

处世而言,她深谙世故,善于处世,她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在人事关系颠簸复杂的贾府里周旋敷衍,如鱼得水。这位有冷美人之称的贵族小姐,努力适应贾府的生活环境,装愚守拙,表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智。以至贾府上下没有不说她好的,就连自认“没时没运”、连女儿都恨的赵姨娘都称赞:“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

## 五、悲剧命运

紫姬从少年的天真烂漫,对嫉妒的无知无识到期间的忧心忡忡,神色大变,以至最后的“满怀妒恨”,痛苦绝望。只不过象紫姬这样的女人,嫉妒起来不是无休无止的怨恨,更多的是委婉含蓄,委屈自己,以至最后渐渐枯萎,自我消亡罢了。源氏从没有给紫姬安全稳定的感觉。源氏的用情不专是紫姬心中的一块心病,源氏从没停止对女性的追逐,他对紫姬的多次解释并不能消除他行动上给紫姬带来的心理压力,他的愧疚也不能使他的追逐停止。他的行为就象一个无赖的小孩,人前一味地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后悔,背地里却依旧我行我素。宝钗虽然嫁给了宝玉,但是并没有享受到婚姻的甜蜜,不能给予他精神上持久的满足,最终难免被宝玉抛弃。果不其然,宝玉终因心意难平,悬崖撒手,出家为僧去了,留下宝钗独守空闺,在清冷岑寂中聊以度日

## (七) 祝修文

末世的哀叹:

“这浊恶可叹的末世……总是越来越坏。”这是紫式部对她生活和描写的那个社会进行的诅咒。“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凡鸟偏从末世来”。这是曹雪芹对他所处的时代得所写的人物发出的哀叹，此类例子在两部作品还有很多。这是否偶然巧合，如果我们对作家、作品及其时代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末世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必然。

《源氏物语》成书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日本贵族社会的鼎盛时期——平安王朝时期。当时，平安京的上层贵族悠意享乐。歌舞升平之中，权势者们的明争暗夺也愈演愈烈。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斗争的阴影：皇妃间的争宠——实际上是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身份高贵的弘徽殿女御和地位卑微的桐壶更衣间展开，摄政大臣间的倾轧和争夺，以源氏为中心激烈地进行。所有这一切，在紫式部眼里，怎不是“浊恶可叹”、“越来越坏”？世道、人心，以及唐和朝鲜经济文化的影响，使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变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必然，贵族社会的总崩溃已在眼前。这就是紫式部眼中和笔下的所谓末世。同样，《红楼梦》问世的18世纪，清帝国在“烈火烹油，鲜花看锦”的乾嘉盛世的背后，“外面看起来轰轰烈烈，内囊却尽上来了”。皇室内部的激烈斗争，宫廷内外的奢侈腐化，都或曲或直地在大观园内外、在宁荣府的世界里反映出来。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冲击着封建社会的基础，预示着它全面、彻底的没落和总崩溃的到来。面对这无可补的、残破的、封建末世的天，曹雪芹只好、也只能唱几句哀怨的挽歌。

#### （八）刘星野

####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的比较

主题：《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是富有深刻内涵和悲剧性主题的鸿篇巨制，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在以何种方式弃恶从善上呈现分道扬镳的趋势，然而共同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一道谱写了一曲缠绵哀婉的封建主义的挽歌。这两部作品都以和生命缠绕难分的爱情为主线，创造出“六条院”和“大观园”这样两个不同国度的女儿国，都借爱情写社会。但在对社会悲剧本质的剖析上，《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深刻，更广泛。《源氏物语》的主题是通过源、紫的爱恋与婚姻去揭示贵族精神上的没落和崩溃；《红楼梦》的主题是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的剖析和批判。《源氏物语》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过程；《红楼梦》所着力显示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在旧势力压迫下毁灭的过程。紫式部向读者描绘的是一幅纲常沦夷、道德败坏的传统大厦的坍塌图，比紫式部更进一步，曹雪芹不仅展示了封建传统的崩溃，更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叛逆者、反抗者的悲歌。《源氏物语》写的是一部贵族社会的“艳情史”，《红楼梦》写的则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源氏物语》所描绘的社会面狭窄，主要写宫廷贵族，围绕源氏家族的生活起居，多写情人幽会，社会性较弱；《红楼梦》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广阔，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黎民，围绕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集中写封建社会的面貌，多带社会性。紫式部和曹雪芹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且与皇族都有密切的关系，对贵族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了解透彻，对贵族家庭由盛及衰的崩溃过程看得较为真切。他们都是“朝荣夕萎，中途逢变”，最后成为“身世浮沉，天涯沦落”的同命人，他们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坎坷，都有一种“世事无常叹飘零”的感伤，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悲观主义、厌世主义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

人物形象：光源氏与贾宝玉不仅都经历了混世、厌世和出世的过程，而且在出身追求和结局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诗礼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整日过着“富贵温柔、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且都是聪慧过人、品貌出众、能诗善文、惹人喜爱的“情痴情种”；他们都不热衷于仕途经济；都没有“男尊女卑”的念头，却有“怜香惜玉”的思想；最后均遭爱侣早丧的苦痛，落了个遁入空门的结局。但宝玉对女性的倾慕和光源氏对女性的追逐和占有，有着本质的不同。光源氏追求的是性欲的满足，是腐化淫乱，是丑，他朝三暮四、逢场作戏；宝玉追求的是“情”，是美，他用至深，痴情不改。光源氏与贾宝玉都是封建贵族圈里“善”的化身，前者“为了恋情，一生一世不得安宁”，后者“有生以来，为诸女子应酬不暇”。然而，光源氏的“善”使他向着封建规范越靠越近，贾宝玉的“善”则使他在叛离封建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行文结构：《源氏物语》的结构特点是采用单线发展的串珠式的艺术结构，是纵向的延伸；《红楼梦》采用的是多线发展的网状式的艺术结构，是横向的拓展。

《源氏物语》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以源氏的年谱为线索写成的，全书主干突出不支不蔓，简洁明晰，显示出一种单纯、质朴的美；《红楼梦》基本上是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总纲，以宝黛的爱情为主线写成的。全书错综变幻，显现出一种复杂绚丽的。美。《源氏物语》各帖的相对独立性与全书的统一完整性相结合，短篇与长篇相结合，散文与韵文相结合，正可谓“诗温合璧，相映生辉”，而且每帖可独立成篇，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红楼梦》以四大家族的兴衰和宝黛的爱情互成经纬地交织在一起，形成艺术结构的整体，同时，还交织着许多各有起讫，自成一面，但又无不和整体交相联系的人物和事件。《红楼梦》的结构设计较《源氏物语》更为复杂，更为生动，更为高级，更为绚丽，《红楼梦》比《源氏

物语》更具有表现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美学功能。

#### （九）张宜仪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体现了中日古代小说观的异同。

总的来讲，日本物语采取散韵结合的形式；而中国古代小说在形式上的重视不多，而偏向于情节建构和内容。

具体来说。首先，对现实和虚构性的认识。紫式部借助源氏之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啊呀，真讨厌啊！你们这些女人，不惮烦劳，都是专为受人欺骗而生的。这许多故事之中，事实的少得很你们明知是假，却真心钻研，甘愿受骗。当此梅雨时节，头发乱了也不顾，只管埋头作画。”说明她知道文学中完全照搬现实的很少，而它又能深刻地打动人心，其原因即在于反映了某种本质的东西，引起了共鸣。无独有偶，在《红楼梦》中，作者也充分肯定了小说创作中的虚构。如书中第一回中写道，“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贾雨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虚构是文章的助推器，是引起共鸣，升华现实的手段。其次，就是《源氏物语》和《红楼梦》都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感。与单纯的史实记叙不同，两本著作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刻画和演绎，虽然加入了虚构，但某种意义上更接近历史的真相。除了做到不隐恶，经过作家的观察呈现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段历史的其中一个深刻的角度。不用说作为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日本学者岛津久认为“《源氏物语》所描绘的宫廷、贵族的生活完全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态，是宝贵的文化史料，”据此可以看出它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源氏物语》还化用了《史记》里的一些典故。例如紫式部通过表达出“我身即使不惨遭戚夫人的命运，也一定做天下人的笑柄”的惨

剧来表现藤壶皇后艰难的处境和凄惶的内心。从中可以看出，这部作品不仅是反映历史，还加入了作者融会贯通历史经验后的思考。

此外，曹雪芹和紫式部在小说的创作动机上，都有愤而著书的共同点。紫式部本身经历过年龄差距大且婚姻生活短暂，过早守寡的悲剧。曹雪芹就更不用说一部《红楼梦》就是“满纸荒唐言，一部辛酸泪”。

而在人物塑造上，两部作品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源氏物语》采用了《史记》对人物刻画的“互见法”：即对一个人物着墨刻画时，要么专写他（她）的恶，要么专写他（她）的善。着重写这个人物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命运奇特之处。像铜壶帝、源氏、六条妃子等等。而相较之下，《红楼梦》的人物描写有更多隐秘的复调色彩。

综上，《源氏物语》和《红楼梦》在作品的情感表达方面享有更多的相似点，而在创作手法上则更有千秋。

## 2、 小组总结

在《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女性角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描写对象，这两部作品里面的女性角色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组内成员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也多存在于这个方面，主要有：

1、广泛意义上女性整体形象比较分析，《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形象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共同特点：一是不管她们的出身教养如何，都有貌有才，十分可爱；二是虽然她们的经历性格有别，但都朝啼夜怨，春感秋悲，命运遭遇一律非常不幸。《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根据有

关史料的证明，两部巨著的作者曹雪芹和紫式部并没有直接、明显的师承影响关系，可他们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产生这些的原因也被归结为作家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背景等几个方面的影响。

2、对于某一类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这个方面主要是对于弃妇形象的分析，葵姬是光源氏的“结发妻子”，也是光源氏身边最早成为弃妇的女性。葵姬的婚姻模式同《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如出一辙，他与贾宝玉的结合一直是贾母等家长所推崇和喜欢的。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封建时代的“完美女性”，也没能逃脱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的命运，贾宝玉婚后不久就遁入空门，这给了薛宝钗致命的打击，她一身只能独守空闺，抱恨终生，步入弃妇之列。

3、对于某两个具体的女性形象比较分析，如紫姬和林黛玉的比较或者紫姬和薛宝钗的比较。她们都是容貌美丽，自小学习各种传统女性应该掌握的技艺，琴棋书画等全都精通，并且她们都温柔贤良，都是封建社会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但是她们却有着一样的不幸的悲剧命运，都是同样的不能安稳的和心爱的人在一起，都是那个社会典型的弱者，都改变不了忧思过度，早早的断送了卿卿性命，实在可惜，让人心生悲悯。

另外，还有关于两部作品中的主题思想的讨论也是讨论的重点之一，《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是富有深刻内涵和悲剧性主题的鸿篇巨制，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在以何种方式弃恶从善上呈现分道扬镳的趋势，然而共同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一道谱写了一曲缠绵哀婉的封建主义的挽歌。